



朱浩文 著

我的生產日記

兒童書局印行

我的生產日記

八月一日，來復三，天氣晴。

早晨，母親爲了昨天外婆曾有信來，說今天要到我家作客，她老人家難得來的，雖然她是吃素，但我們也應該準備些蔬菜請她吃；可是菜園裏的茄子、豇豆、東瓜、白菜等類，因爲天氣久旱，都已枯死，因此叫我到市上去買。我提着籃到市上去，一路上看見稻田裏乾燥得開着裂縫，稻秧都要枯死了。同時見農民們聲聲叫苦，都說這樣的旱災，實爲從來所未有，今年災情如此重大，怎麼叫我們小百姓維持得下去。

我到了街上，走過買魚橋邊，看見許多人聚在一起，我跑過去一

看，原來是南貨店裏王老闆，把報紙上一件重要新聞講給大家聽。說：「崇德縣的農民爲了天氣亢旱，農作物都將枯死，於是抬着菩薩，出巡禱雨。抬到縣政府的前面，農民們派代表請縣長出來拜菩薩，縣長陳明璋認爲要解決旱災問題，方法決不如此，譬如種植森林，疏濬河道等，纔是預防旱災正當的辦法，抬着菩薩禱雨，實是愚民無知的舉動，因此不但不答應出來拜菩薩，反把代表們責備了一番。

代表們得到這樣的結果，心裏很不開心，便到外邊把這個情形向大家報告。農民們都認爲縣長不肯出來向菩薩跪拜，表示敬意，禱雨完全無效，於是大家氣忿極了，便商量定當，磨拳擦掌的一起擁入縣政府去，要拖陳縣長出來跪拜。守衛的崗警，見農民有意暴動，便開鎗示威，不幸在慌忙間竟誤中鄉民，一人當時斃命，二人受着重傷。現在農民們爲這件事，正在和縣政府交涉，且看結果如何？」唉！農

民們太愚笨了，到了大旱時不知道造林開河，在那裏幹這無知舉動，實在可憐！可嘆！

八月二日，來復四，天氣晴。

下午本村來了兩個外地方人，說是杭州教育廳派出來映演巡迴教育影片的，今天晚飯後要借東村關帝廟開映電影，民衆進去看戲，不要化一個錢的。於是一時全村傳說得男女老小都知道，都說要去看新異，因為鄉裏人從來沒有看見過電影。我吃過晚飯，和外婆爸爸媽媽弟弟等關鎖了門戶，到關帝廟去看電影；一走進裏面，見看戲的人很熱鬧，我們便找了一個座位坐着，等他開映。不多時，忽然場上的燈火都熄滅了，室內黑暗得很，看客弄得不理解，嚇得叫喊起來，一霎那間，又見前面的牆上現着白光，白光裏又現出「請大家不要談話」

的幾個字來，接着又有很多的花樣現出來，有家庭、有學校、有鄉村、有都市、有高山、有大水，一幕一幕，繼續着變化無窮。劇情的大意，是說兩個學生，一個是富家的子弟，一個是窮人的兒子。那富家的子弟，在家裏有僕人服侍，到學校裏有包車送去，一切生活都很舒服；那窮人的兒子，放學後便去賣報，把賺來的錢去買書籍文具。後來富家的子弟去學生意，嫌生活太苦，常常逃回家來。窮人的兒子去學生意，非常勤儉努力。結果富家的子弟做了窮人，窮人的兒子做了富翁。

八月三日，來復五，天氣晴。

早上我起身時，母親、外婆等都還睡着，等我開了門窗，掃過地，抹過桌，母親等也已起來了。外婆見我能早起做工，十分贊許。

今天早上因爲和外婆多談了一回天，所以進暑期補習學校時已舉行朝會。朝會散後，第一節功課，便是國語；六年級的國語教材是「社會服務團宣言」，這篇宣言，覺得很有價值，特把全文抄錄在下面：

蜜蜂，能夠共同去採花釀蜜，螞蟻能夠共同去扛抬食物，藏在洞裏；這種爲羣衆服務的精神，是值得我們佩服的。我們的力量，原像蜂蟻一般的微小，但我們也有蜂蟻一般的精神，組織了這小小的團體，要替社會幹一些事情，現在我們先從公衆衛生運動着手。第一是滅蠅，蒼蠅是傳染疾病的媒介，我們必須首先撲滅牠；其次是掃除道路，我們掃帚是拿得動的，當然不生問題。此外一切有益於社會的運動，只要我們的能力做得到，我們都得努力去幹。最後我們希望這種容易幹的工作，由我們一個小學漸漸擴充到別的小學，由小學擴充到中學、大學。再由學校擴充到社會全體，使全社會的人，各盡能力去幹一種工作，正如孫中山先生說的「聰明才力小的人，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。聰明才力大的，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。」（譯文）求他們的力量，比我們大，當然比我們所幹的更爲有價值，豈不是這小小的團體，能夠引起社會的注

意，收到遠大的效果嗎？我們等着瞧罷，我們先幹起來！

八月四日，來復六，天氣晴。

今天天氣太熱，所以暑期補習學校於下午二點鐘便散學了。我回家時經過落塘橋看見許多人因為天氣久旱，河水很淺，都拿着網在那裏捉魚。那時我看他們在淺水中捉魚，很容易，網一落水，拿起來常有雪白而肥大的魚跳躍着。於是我急忙跑回家去，放下書包，赤了腳，捲起了袖子、腳管，背着魚籠，拿了網，奔到落塘橋也下水捉魚。這時候魚已不多了，我大約捉了有半點鐘之久，僅捉到一根鰲鱖和一隻烏龜。此時魚雖然已經被人家捉完，但是有很多的青蛙，都從河水裏跳到岸上，要想奔逃，捉魚的人看見了，都說蛙肉的滋味很鮮，和魚肉同樣的可供食用，於是便把青蛙捉起來。

不久，鄉長張瑞炳先生來了，看見大家忙着捉青蛙，便禁止大家說：「青蛙能捕食害蟲，在夏天裏大都是住在水田中，捕捉害稻的蟲，實在有益於農人不淺。今年大約因為田中無水，所以都住到河裏來，一旦田中有水，牠們仍舊要到田中幫農友們捕捉害蟲。所以我們應好好的加以保護。而且縣政府對於捕捉青蛙，早有禁令，恐怕各位沒有注意。」捉青蛙的人聽了，便統統把青蛙放走，我也就拿着魚網魚籠回家。

八月五日，來復日，天氣晴。

今天暑期學校也放例假，我在家幫母親做事。早餐後，拿着水桶和噴壺到菜園裏澆水，看見許多茄子生着黑點。那黑點生得十分多的，竟致於腐爛脫落，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病害，跑去問母親。母親

說：「這是黑點病，茄子上常常有這種病害的，我們應該趕快把生着黑點的茄子都採下來燒掉，否則傳染是很快的。」於是我就把那些生着黑點的茄子，一起摘下來和在稻草裏燒掉。

下午到黃龍山下放牛，因為天氣太熱，那老牛喘個不住，我就把牠牽入溪內，給牠沐浴。我正想到溪邊的一株樹蔭底下歇涼，忽看見一個牧童遠遠地騎在牛背上，唱着山歌，經過柳亭橋，沿了溪向黃龍山下來。後來那牧童慢慢的走近了，歌聲逐漸清晰，我仔細一聽，原來是說：

老牛日夜苦耕田，

插了稻秧望豐年；

却遇今年天氣旱，

豆棉稷粟盡晒乾。

唱罷，爬下牛背也把牛牽入溪內給牠沐浴，自己來樹下和我一起乘涼。我問他是住在那裏一個村莊，他說是住在黃沙塢地方，於是我們就隨便談天起來。後來談到他的家庭狀況，他說：「我的爸爸已於孫傳芳在浙江時，被拉去充當夫役，死在前線。現在我家裏祇有一個母親和一個十一歲的弟弟。母親天天紡紗織布，勤勞工作，祇因土布銷路不暢，所以每月至多不過賺到五塊錢。弟弟年紀已經十一歲，本來老早應該進學校讀書，因為我母親看到現在一般兒童在沒有進學校讀書之前，很能幫父母做工，如放牛、牧羊、樵柴、割草等事，一進了學校，一雙手便祇能拿書本筆墨，不能再做勞工了。所以我母親很不贊成給弟弟進現在那樣的學校讀書。」談到這裏，時候已經不早，我們便各自牽了牛回家。

八月六日，來復一，天氣晴。

今天仍舊照常進暑期學校，舉行總理紀念週時，邵文華先生演講，講題是「中華民族」，大意是說：

「我們中華民族，就人口論，是佔着世界上的第一位，實在可以自豪；不過單靠人多，大家懶惰着不肯努力，也是沒用的。從前朝鮮人是很懶惰的，鄉下人到田裏作工，常常托着茶壺，拿着旱烟筒，坐在樹蔭底下歇涼，結果因為國民太懶惰了，生產力非常薄弱，國民的日常用品，都要靠外國人供給，所以弄得國弱民窮，終於被日本滅亡。現在我們中國人的懶惰，正和當時的朝鮮人相同；我們往往看到許多窮苦的鄉民，家裏的人已苦得沒有飯吃，但是他們跑到街上去，總要喝茶吃酒，閒談着忘記做工。他們那裏知道現在外國人科學很是進步，利用機器作工，祇要一個人管理機器，可以比得上幾千百人的

工作，我們中國的機器營業，還是十分幼稚，普通工業，大都是手工做的，那末一天到晚努力地做着，也要幾十百人纔可抵外國一個人的工作。如果再這樣懶惰，那末中國人的生產率要低落到怎樣呢？近來日本人對於各國人生產率的價值有過一個統計，說：美國人平均每人每年的生產價值是三百五十二元，法國人平均每人每年的生產價值是二百六十九元，英國人平均每人每年的生產價值是二百九十五元，而我們中國人，則平均每人每年的生產價值僅有二十七元。從這個統計裏面，很可以看出我國人生產力的薄弱，同時也可以見到民族前途的危險。所以我們中華民族人口佔着世界第一固然是好，但是各個人必須努力做工，使得各有相當的生產。」

講罷，同學們都很感動，在邵先生講到「我們中國人平均每人每年的生產價值僅有二十七元」的時候，同學杜志遠輕輕的對我說：「

每人每年生產二十七元還算是好的，我母親替人家做傭工，全年工資祇有十二元啦！」

八月七日，來復二，天氣晴。

下午外婆要回到家裏去，母親因為她年紀老了，路上很不放心叫我陪她回去，我便向校裏請了假，預備陪着外婆去。吃過午飯，外婆拿着拐杖，我替外婆提着衣包。母親攙着外婆，送我們到農興橋趁船，等我們走下航船坐好了，母親纔回去。我和外婆下了船，在外面的一艙裏找着座位坐了，偶然抬起頭來向裏艙一看，見有四個人穿着軍裝，背着木壳鎗，押着兩個犯人。那兩個犯人，年紀大約都在二十五歲左右的模樣，手上都加着銬鏈，似乎告訴人家，已喪失了人生的自由。同時聽得坐在我左旁的一位七十餘歲的老公公，低着聲對另一

個趁船客道：「這兩個盜犯，案情重大，還要……鎗斃……呢！」我聽了，便向那位老公公仔細探問，他對我說：

「這兩個都是盜犯，那坐在右面的一個叫張寶林，就是柏墅廟張庭槐老爺的兒子。在十年前張庭槐老爺做知縣的時候，他家裏十分有錢，男女僕役，可隨意使喚，無論什麼事可不要自己動手。那時張寶林已十三四歲，天天在家裏過着少爺生活，十分舒服，他爸爸媽媽，因為祇生他一個兒子，非常寵愛，所以不但不叫寶林好好地求學，和練習些正當職業，而且驕養在家裏叫他一點事情不要做，享樂着公子的生活。可是自從六年前張庭槐老爺爲侵吞公款，家中財產房屋盡被沒收以後，寶林因沒有職業，無法謀生，便到處飄泊，本鄉的人，從此都不知道他的行踪。那裏知道昨天夜裏周關年家裏發生盜案，當場捉住的兩個強盜，其中一個，就是張寶林。於是大衆纔曉得張寶林六

年來已和盜匪們結了伴，此次被他們捕獲，據說要鎗斃呢！其實這種事情，是父母害他的。我認爲張寶林在小的時候，他的爸爸媽媽如能給他好好求學，並習練些正當職業，決不致墮落到這步田地。」

說到這裏，外婆呆看着張寶林，輕輕地念着「阿彌陀佛」。

八月八日，來復三，天氣晴。

昨天晚上，雖然和外婆舅母及表姊表妹們在園子裏納涼談笑，睡覺時已很夜深，今天早上十分要睏，但一到天明，就被街上一種喧鬧的聲音吵醒。

起身後，走出房門，穿過一條走廊，向右面轉了個彎，便是表姊和表弟的房間。那時他們也已起身，便陪我去洗了臉，吃些小點心，在後園散步，一面談，一面走，後來慢慢的走出後門，門外有一口池

塘，周圍種着翠竹，表姊說：「養魚種竹，利益很好。這塊地方，連池塘不過三畝多大。每年可得利一百餘元呢！」

我們一路閒談着曲折地沿着竹徑走去，到了竹徑盡處，迎面便是一帶矮牆，矮牆的左角，開着一扇小門，我們從小門穿出去，祇見綠蔭深深，滿園果木，什麼桃梅李杏……一區區分別種着。那時表姊隨手採了一個水蜜桃給我吃，我就問起她水蜜桃的利益如何？表姊說：「大約每畝可種五十株，種後第三年便能生桃，每株生桃十斤，每斤以壹角五分計算，已值銀七十五元。我們這裏種的水蜜桃，共計不過兩畝光景，今年還祇是第三年，除樹上還留着一部分沒有賣去外，其餘已賣了壹百元光景，預計一起賣掉，大約可得壹百五十元以上。據爸爸說，此後還要逐年增加呢！現在農村經濟破產，正應提倡副業，那些養魚種竹，以及栽培果木等等，你不妨到鄉裏去鼓吹鼓吹。」我

說：「我本來早有這樣的志願，所以前年冬季在東新小學畢業後不再升學，預備在這個小學裏再補習二年，便在家跟着父親過耕種的生活，從事農業改良。」

我們且走且談，不知不覺已走過果園，到了一個亭臺零落，草木荒涼的地方，表姊說：「這是我祖父從前遊息之處，最近父親說要把他闢做蔬菜園咧！」

八月九日，來復四，天氣晴。

昨夜大約十一點鐘的時候，我睡在床上，聽見舅父叫門，從外面回來，並且還隨着一個人似乎是表哥的聲音，因為夜深了，所以我不起來迎接。今天早上問了表姊，纔知道的確是舅父和表哥從杭州回來了。